

呂 苾 壽 書 生 本 色

胡 耐 安

運籌帷幄妮妮清談

談到譚延闓氏所統率的湘軍，我名之曰新湘軍；新湘軍者：是指湖南軍隊之由譚氏統率入粵，以之抵禦陳炯明部來犯，而鞏固革命基地；而平定楊（希閔）、劉（震寰）的叛變；而組成建國湘軍以參與十三年北伐；其間還有勘定商團事變諸役；以至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的二軍。如唐生智、賀耀組輩之為時勢所激成而來歸的，不在其列。談新湘軍，其實，該說談譚延闓氏的事業；是不容遺漏那位運籌帷幄之幕中人物的呂蘧生。呂、湖南益陽縣人，老太爺官拜刺史，刺史是漢朝以來的古官名；在清朝，約當知州？聽說曾任過甘肅的某一州。呂名苾壽，蘧生乃其字，別署无悶、問鷗；在兄弟行中最年少，友輩尊之曰滿爺；丈夫愛少子，想見他在童年時代的歡樂歲月。他原來「文定」的妻，是長沙名門易家大小姐，未婚，就已死去；繼娶的是曾任新疆巡撫潘撫台的女兒。他隨着老丈人至新疆巡撫衙門為老丈人掌管機要。御史衙門參了潘巡撫一本，當時在中樞的某要員和潘巡撫有交情，私下給潘巡撫來了一通「事先彌縫」的電報，不料想給呂姑爺「酒醉」就誤了，中樞要員久久不見新疆回電，祇好將該巡撫革職聽參，直待這革職電令到達

，呂姑爺才記起那通給自己因酒醉壓攔的電報。少年荒唐，以後却少聽說有同樣的情事，比如在譚幕府中，呂滿爺並沒有因酒醉就誤過事。呂貌清癯，嗜酒，中年後鼻頭現硃砂斑痕。呂滿爺不喜放言高論；在妮妮清談中，一付書生本色。工書札文，尤擅簪花小格，一封八行，出之于呂滿爺手筆；設以置之案頭，張之座右，着實是「清供」佳品。呂滿爺姊為譚五爺瓶齋（澤闓）夫人，亦即譚三爺（延闓）弟婦；毋庸諱言，呂之于譚，是親而且信的。

從而：那些和譚三爺或者是政治上有所恩怨的人，或者是情感上心存芥蒂的人，或者是對譚三爺有所干求未遂的人；便以呂滿爺作為「怨尤叢集」的目標。便從而：風言風雨的說譚之所以那樣或這樣的，都是呂「從中作祟」。據說：當譚三爺偕處湘南時，呂滿爺他們這千人，在衡陽馬嘶巷有一個小圈圈兒的組織；專以「包圍」譚三爺為事。那些人稱這個「組織」做「馬嘶團」，指呂滿爺便是這個馬嘶團的領袖人物；如是云爾，是不是真有其事？我生也晚，未能躬逢其時的和譚、呂相識；自不便絕對必然的認為確無其事。不過，轉想到我們在廣州時的經歷：自民十二冬間起，訖民十五秋間止；但，我在民十四春季，就已

離開湘軍。在此期間，湘軍中秘書處同仁和一部分原屬湖南省議員的朋友，常常過住在芳艸街一個湖南鄉親王秉文那裏聊天；王秉文寫得一筆逼眞譚長公的譚字，人極隨和，加上他那位廣東太太擅長烹調；而且，這位廣東小姐又對湖南老鄉極盡禮遇。因此，大家聊天之餘，便被留着吃飯；空坐着等飯吃，似乎應得來點餘興；馬將八圈、手談、口談，以至於吃飯。芳艸街的王家，從而座上客常滿；或且可以說是無日無之的日日有客了。好像有一回，彭潛舫，這位不打麻將的教育家，突然以玩笑的口吻說出：馬嘶巷連綴上芳艸街，可不是「馬嘶芳艸地」？此時，有人想起馬嘶團什麼的往事，便感慨萬千的嘆道：人世間的事，原是「假作真時真亦假」的；如果有人說我們在廣州有一個「芳草團」，一傳、再傳、三傳，也許譚三爺都會信以為真了。由芳艸來推測馬嘶，該又當作何解答；好在芳草街王家，呂滿爺確乎是少作「臨幸」的；甚且可以說是絕少光顧過的？總之，呂滿爺在民初湘省政局嬗遞中，反譚的一方，呂成爲衆口交謫的「小人」之尤。某君，所記譚左右的罪魁，隱名為「王連山」，在我輩這干和譚有淵源的人，一望而知，王連山即呂苾壽也。童爲日本士官出身，曾任譚的軍務首長；某君

的妹則爲趙恆惕夫人；在譚趙「失和」後，門戶水火，恩怨是非，當然是難免各有其愛憎與短長。

不過，就我所知：當湘軍在粵期間，呂滿爺甚少到過湘軍總司令部；那時的譚老總，兼任大本營的職務，呂每日在大本營服務，當然是輔助譚氏處理公務。好像？有些屬於湘軍的要務，譚是會「事先」和呂商酌一番的；比如有些和譚有關連的人，有什麼緊急的要務，大概都會先過廣衛路呂的寓所談談；再來高第街的總部看譚老總。有時，譚老總索與對來訪的人說：「且先和逸生談談」；當然，這個人也是和呂有交往的。從而：呂便被人認做是湘軍中之運籌帷幄的幕中人物；其實，呂之於譚，絕對可保證的是「矢忠矢誠」的親信人物。不過，呂仍保有其書生本色；從未聽說他會有外事招搖、作威作福什麼的；可幫忙的盡力幫忙，無能爲力的也直接了當的一口回絕「這事，三爺不會答應或三爺無能爲力的」。

壺中歲月 饒具仙境

譚三爺在南京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時，呂滿爺是行政院的祕書長；譚氏作古後，呂轉任浙江省政府的民政廳長；省主席是湘軍舊侶的魯滌平。呂在浙江民政廳長任內，寓所在西子湖邊；昇平歲月，着實享受盡人生難得的清福。呂於食事講究有素，浙江又是紹興酒產地，佳肴美酒，加上其時浙江省政府的湘軍舊人不少；聽說呂滿爺在杭州，幾乎每天必醉，比起在南京時的「三天一小醉、五天一大醉」，又是不可同日而語。真個是「壺中歲月」，饒具仙境；長此、長此，祇要一壺在握，便能盡興的非酒不歡；酒，原有一

個「徽伯」的雅號呀。

不幸，魯胖公又告逝去；浙江省政府改組，呂滿爺內調禁烟委員會「常務」(?)委員；那是一個空有其名而無實權的職位，可是每天又得上一趟衙門。由於禁烟委員會沒有配到專用的汽車，呂滿爺對「出無車」倒也安之若素的不以爲意。我人由呂之能處權要時的素富貴行乎富貴，那是人人得而能之；當閒衙冷曹時之無怨無尤的仍不失其故我，便不是尋常人所堪忍受的吧。呂滿爺之在廣州、在南京、在杭州，以至於重復回到南京「守冷灶」；總是一襲長袍的書生本色。三五好友，上上小酒館，醞釀然的帶醉過度；這樣的在南京約莫兩三年光景，終於一病不起，訣別人世；計年似乎還未六十？

最後，該談一談我與呂滿爺：好像是我到廣州的後些時；在一個偶然的機遇裏，也就是既非他請我，亦非我訪他；無因無由的彼此相識了。自此而後：我倆也偶爾的但非經常的對飲過、閒聊過；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；可是遇着緊急切要的關頭，在滿座的人面面相覷、無計可施時，他却能要言不煩的片言解紛。他對待朋友們，似乎表現不出「過分」親切的神態；君子之交淡如水，當朋友們有急難時，他却毫無保留的盡力爲助；呂滿爺着實是一個具有古大臣風度的人。他之於譚三爺，真個如魚得水的彼此都是能從容、能瀟灑的人；兩人的相得，又豈祇單純的親感情誼而已。

呂滿爺癖酒而有酒德，酒量並不甚豪；他喜在淺斟低酌際，談一點詩「評」、文「論」，絕

不談有關國之大事什麼的；他更不勉強不好飲酒的同座客「苦飲」。我們對飲時，各揀所喜飲或習飲的酒：白酒、黃酒、洋酒，儘可各擁一瓶，自斟自酌。我最愛和呂滿爺「對」飲，當然不會是僅祇主客兩人的對飲；一面飲酒，一面聽他談談先輩軼事、勝朝掌故，各盡其興；不勸酒，不行酒令；主人醉矣，客人仍可據席獨飲；客人醉矣，儘可坐在一旁將息；不會攪亂席面。回想當年，默計所相與共飲的友好：如楊少炯(熙績)的使酒論政，楊无近(綿仲)的借酒罵座，胡立吳(翰)的酒餘做詩，范卿宜的對酒當歌，各有各有妙趣；但是，都已道山歸去，祇孤零的留下我獨自單飲而無侶了；有酒堪飲直須飲，較量生生死死則甚。在上述酒友中，呂滿爺是最有福分的一人；一生在不經憂患、不識貧乏，而更能體認享受；他好酒而有酒量，復有酒德，又不愁買酒無錢，更難能又有意趣相合的酒友。他似乎在對日抗戰前一年(廿五年)就已云逝；中華民國的兩災難：外而對日本的抗戰，內而對毛共的囂張；他都是「及身」而「先其變」的撒手無干。還有一項，更是他人所不及的；如上所述之具有他如彼云云的「福分」人，固然是並世而論，也可說是比比皆是；或許？那些福分人，不免在或熱心功名、或恣情聲色、或交結之難得其友、或出處之不遇其人、或者家有悍妻蕩妾、或者家愛國難、或者是雖有福分而不會安然享用其福分等等的「緣覺」窒礙中折磨的、難得像呂滿爺這樣的享用其福分。言念老友，敬酌酒、願故人

之能得安其靈宅！